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著 者/张远山

丛书策划/王 平 周爱华

责任编辑/邱 红

装帧设计/范蛰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李玉英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84 千字

印 张/10

印 数/1—5000

ISBN7 - 5426 - 1282 - 4
I·163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代序)

上编 永远的风花雪月

- 3 永远的风花雪月:风月无边
- 14 诗人论:一意孤行的诗人
- 21 绘画论:眼睛的狂欢节
- 36 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
- 55 顾准论:
人类是否真正需要理想主义
- 68 王小波论:
化腐朽为神奇的想入非非
- 79 《围城》散论:吉卜赛情结
- 90 董桥论:站在桥上看风景

目
录

- 98 荷马论：众神的狂欢
- 110 寓言论：有尾巴和没尾巴的寓言
- 121 经典论：大书而特书
- 128 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未来千福年

下编 永远的附庸风雅

- 143 永远的附庸风雅：仪式与民俗
- 157 集体主义的游戏：寻找替代
- 172 旅游游什么：巫风强劲的中国象形文化
- 186 当代影视与文学：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
- 197 当代电视：电视批评的紧迫性及其基本困境
- 203 谁在说不：“我们”和“我”
- 210 张承志论：一个生错时代的旧理想主义者
- 225 当代文坛扫描(十则)
- 252 叶芝论：《幻象》中的幻象
- 262 说悖论：理性的痛变
- 274 寓言的圈套：
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
- 282 中国人的宗教观：施主与乞丐
- 297 天下莫非风花雪月，人间无不附庸风雅(代跋)

月亮，
是我形而上的挂脸

——
赵
琼

永远的风花雪月

上 编

永远的风花雪月：风月无边

早就有人指出，中国山水诗是世界诗史上的奇观，中国山水画则是世界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有一颗被自然山水浸透的温柔心灵。同样，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对风花雪月的大自然如此一往情深。如果要重估传统价值，我以为风花雪月恰是华夏传统中最精华的一部分。

在“左祸”肆虐的年代，莳花赏月成了封资修，临风立雪也是小资情调；似乎吟咏风花雪月就是不关心民生疾苦，似乎拒绝风花雪月就是最彻底的革命风范。早已到了花好月圆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的年代了,早已到了风和雪霁的时光了。或许,当大多数人还温饱无着的时候,风花雪月应该像费厄泼赖一样缓行,然而当经济发展已逐渐进入小康时,我们有理由重新召唤风花雪月的精魂,让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温柔情怀重放光彩。

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新贵穷奢极欲,富极无聊,以撕钞票为乐,以养外室为荣时,中国诗词曲赋中的风花雪月,正可以成为滋润他们的枯燥灵魂的一剂良药。浸润于艺术,玩味于艺术,永远是涤除人性中的野蛮性、动物性甚至野兽性的最佳途径;广泛从事艺术,全力弘扬艺术,永远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走向高尚的明确标志。

吟咏风花雪月曾经是少数人的特权,当少数人享有特权的时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以后,吟咏风花雪月、享受风花雪月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不幸的是,“左祸”剥夺了两代人亲近自然和亲近艺术的机会,推迟了风花雪月的重新普降人世。我想借用刘禹锡的名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来形容当代人正面临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刘禹锡的本意是对六朝王谢这样诗礼风流的大家族的衰落,寄予深切的沧桑感慨,我却以为这是时代的进步,本来只属于极少数王谢贵族的风花雪月,如今可以进入最大多数寻常百姓的生活了。这一时代本应在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半个世纪前就来临,可惜历史的曲折进退循环往复,使这一时代

列车“晚点”了。半个世纪前具有强烈翻身感的工农大众，曾经赞叹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但是登上了“晚点”半个世纪后终于靠站的时代列车、幸运地成为它的第一批乘客的当代国人，却更有理由相信，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一个时代：时代列车终于抵达了一个新的“月台”，一个风花雪月的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我将探出时代列车的窗口去回望，看一看这一列从中国古代驶来的风花雪月列车，一路上经过了一些什么风景。因为如果再不回望，不把它们摄入日渐远去的镜头，它们很可能就会永远逃离中国人的视野。

一、“虫二”之谜

我们的欢娱来自何方

我们的忧伤来自何方

——席晓静

我曾站在岳阳楼上，拜读从未到过岳阳楼的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深深激动。“先忧后乐”的境界之高自然毫无疑问，然而有疑问的是：天下人何所忧？天下人何所乐？范仲淹没有回答。然而，如果不能弄清人民何所忧乐，那么这种高境界就没有着落处，轻则成为有口无心的大话空话，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重则好心办坏事地加剧民生苦难。

我不知道范仲淹不做回答,是否与他没有到过岳阳楼有关。因为在岳阳楼上,决不比他的名句名篇逊色的,是据说为吕洞宾所题的两个字:“虫二”。而我要问的问题的答案,似乎就隐藏在这扑朔迷离的仙笔天书之中。

“虫二”的意思,是“无边风月”。这可以说是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的斯芬克斯之谜。“风花雪月”取其头尾,是为“风月”;而“风月”去边,是为“虫二”。斯芬克斯之谜“何物早晨四脚爬、中午两脚走、晚上三脚行”仅仅描述了人的生死大限;而吕洞宾的“虫二”之谜,却揭示了人的终极幸福之路:进入无边的风花雪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由于幸福比生死更重要,因此吕洞宾之谜比斯芬克斯之谜更深刻,更富于宇宙生命的大智慧。

但不能据此认为吕洞宾比范仲淹伟大。范仲淹的理想是儒家的,而吕洞宾的理想是道家的。儒家理想与道家理想在传统中国从来是内外互补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都说明了儒道互补的基本关系。道家追求“独乐乐”,儒家希望“众乐乐”。范仲淹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使众乐乐,则忧从中来。

每个民族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他们的忧乐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为死后灵魂能否进入天堂而忧乐,印度人为死后能否摆脱生死轮回而忧乐。中国人对死后的事情兴趣不大,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在尘世中得到欢乐,而尘世的根本欢

乐,就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古人谓之“天人合一”。对中国人来说,尘世的最大欢乐,就是享受风花雪月,领略无边风月。中国人虽偶有成仙的痴念,但成了仙的吕洞宾不愿去蓬莱仙境,宁可在人间做地行仙或散仙,可见渴望成仙不是因为像基督徒、佛教徒那样厌恶尘世和厌弃生命;渴望成仙,恰是热爱生命与留恋尘世的铁证。

无边的风花雪月,正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风花雪月,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最伟大发现,称之为发明和创造也毫不为过。因为,如果没有中国人举世无双的诗意灵魂对原生态的大自然的发现、提炼和创造,“风花雪月”就不可能具有如此撼人心魄的巨大魅力。我个人认为,对“风花雪月”的提炼,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四大精神发明,这四大精神发明比之四大技术发明,其伟大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况且四大技术发明的荣誉颇有竞争者,比如埃及奴隶的纸莎草要与造纸术分享荣誉,德国发明家谷登堡要竞争活字印刷的独立发明权,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要申请对指南针的开发应用的专利权,而瑞典炸药大王诺贝尔更以其发明使火药黯然失色。也就是说,全体人类的物质追求的相似性,使某项技术的发明归属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中国人不发明,其他民族迟早也会发明。因此,技术上优先固然是荣誉,技术上落后也未必是耻辱。只要不对技术上的落后煞费苦心地狡辩,只要不对自身文明的不足文过饰非地护短,而是襟怀坦荡地承认某些领域的落后,承认自身文化的某种不足;那么其他民族发明了,拿来就是,其他民族领先了,学习就是。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然而不同民族在精神追求上的相异性,使精神上的伟大创造具有必然性,中国人发明不了逻辑学和精密科学,但其他任何民族也创造不了风花雪月。风花雪月的荣誉,非中华诗意文化莫属。而且,精神文化的自我固守,使发明不了逻辑学的中国人也很难把逻辑学一拿就来;同样,中国人的风花雪月也是其他民族难以模仿和难以超越的。风花雪月的诗意宇宙,是中国文化的独擅胜场。总之,我认为风花雪月是中华诗意文化对人类精神宝库的最伟大贡献。风花雪月的中国文化之偏至,固然有其缺陷,但舍己之根本而东施效颦,无疑是不明智的。因此,我认为任何人不读浸透风花雪月的唐诗宋词,就不配做中国人;任何人对风花雪月的诗意宇宙毫无会心,也不配批评中国文化。

诗人是民族理想即集体无意识的集中表达者,中国诗人的永恒主题就是吟咏风花雪月。“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曹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昔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范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杜甫)“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白居易)“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巳)“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苏轼)“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

(张先)“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聊举数例，不过沧海一粟。

曾经有过“止谈风月，莫论国事”的时代，也曾经有过“关心国家大事，莫谈风花雪月”的时代。“止谈风月，莫论国事”时代的民不聊生，已无须多说；而让衣食未安的百姓“关心国家大事”，正类似于“先忧后乐”的高调，动机虽好，效果却不佳。正因为不知天下何所忧，不知天下何所乐，因此“众乐乐”长期以来成为镜花水月。幸而时代在不断进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现在我们既可以关心国家大事，也可以吟咏风花雪月了。而关心国家大事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风花雪月。一生关心国家大事的孔子，平生唯一一次与弟子畅谈理想，讨论“关心国家大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结论是“风乎舞雩，咏而归”。可见，关心国家大事的儒家祖师孔子，其最高和最后的政治理想，就是道家的无边风月。

二、四美具

雪，占据了从窗口望去的整个下午

——多多

“风”、“月”两字，大概是中国诗人笔下出现最多的。不过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以及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其中的“八月”、“九月”都是时间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单位,不在此例。此外吟“风”弄“月”的诗句实在太多,无法尽举,仅仅我几天内草草搜罗的,就有数千句之多。以下只举一些形式较特别的例子,比如:

风月藏头:“风度谷余响,月斜山半阴。”(孔德绍《夜宿荒村》)“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李群玉《黄陵庙》)“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李商隐《无题》)“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李商隐《银河吹笙》)

风月藏颈:“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阮籍《咏怀》)“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张华《情诗》)“清风何飘摇,微月出西方。”(傅玄《杂诗》)“秋风两乡怨,秋月千里分。”(范云《送沈记室夜别》)“秋风吹绿潭,明月悬高树。”(邱迟《捣衣诗》)“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因风离海上,伴月到人间。”(于邺《孤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李白《望庐山瀑布水》)

风月藏腹的似乎较少,我只找到两联:“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山虚风落石,楼静月侵门。”(杜甫《西阁夜》)风月藏尾也不多:“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杜甫《秋兴》)“有枝撑夜月,无叶起秋风。”(林景熙《枯树》)

另外,谢灵运《岁暮》:“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一联之中,在“风月”之外有“雪”。李商隐《正月崇让宅》:“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黄庚《临平泊舟》:“万顷波光摇月碎,一天风露藕花香。”一联之中,都在“风月”之外,

多了“花”。令人吃惊的是,刘禹锡《杨柳枝词》有一句“晚来风起花如雪”,七字之中竟有风、花、雪三项;至于晏殊《寓意》中的一联:“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不仅出现了风、花、月三项,而且“柳絮”可以看做是暗扣谢道蕴《咏雪联句》:“撒盐空中差可似,未若柳絮因风起。”因此“柳絮”即“雪”,此联差不多可称“四美具”。

但是差不多,到底还差一点。我不得不把寻找的范围,从一联扩大到整首诗,然而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毕竟没有一个诗人会刻意为风花雪月“四大精神发明”做图解——况且这只是我的事后归纳和追认。一首诗中出现风花雪月四项之三的很常见。比如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陆龟蒙《白莲》:“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苏轼《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司空曙《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有芦花浅水边。”这四首诗都出现了风、花、月三项,而独缺雪。再如王安石《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吴融《杨花》:“不斗秣华不占红,自飞晴野雪蒙蒙。百花长恨风吹落,惟有杨花独爱风。”这两首都出现了风、花、雪三项,而独缺月。白玉蟾《早春》出现花、雪、月三项:“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些。淡淡着烟浓着月,深深笼水浅笼沙。”李益《从军北征》出现风、雪、月三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项：“天山雪后海风吹，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仍旧不能凑成四美。

当我读到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真是又惊又喜！然而“八月”之“月”依然是时间单位，而且我仅仅是截取了这首诗的前四句，算不得完璧。与此相似，范成大《秦楼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一句之中，虽占全了风花雪月四项，可惜也是我的断章取义。最后，众里寻她千百度，高适的《塞上听吹笛》使我如愿以偿：“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一句一咏，天衣无缝；实为四美具，可入无双谱。

最后要说说杜甫那首著名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背不出这首堪称“意象派祖构”的中国人大概不多。它的妙处似乎成了无须讨论的问题，谁都把它当成一首形式主义杰作而甚少探究它的主题意蕴，因而对它流传千古的魅力之源，始终有些不甚了了。杨慎《升庵诗话》认为这首诗四句“不相连属”，胡应麟《诗薮》讥讽它“断锦裂缙”，皆未得其解。我认为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的奥秘，就是把风花雪月这四个中国诗意文化的根本元素，全都巧妙地植入了。但与晏殊暗扣“雪”正好相反，这首诗除了第三句“窗含西岭千秋雪”明白点出“雪”以外，其他三句都用了暗扣法。首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暗扣“花”，次句“一行白鹭上青天”暗扣

“月”，末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暗扣“风”。至此，我的故国神游，对风花雪月的千年追踪，总算功德圆满，尘埃落定。正是：

风鸣两岸叶，（孟浩然）

花间一壶酒；（李 白）

雪尽马蹄轻，（王 维）

月涌大江流。（杜 甫）

1996年9月29日—11月28日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诗人论：一意孤行的诗人*

江介多悲风，（曹 植）

海上生明月。（张九龄）

当我从编者瓦兰手里接过这本沉甸甸的诗集时，我的久已在斗室中因枯禅而微波不兴的心灵竟意外地受到了不小的震撼。这首先是由于它的容量，就我所见的范围内，近年国内出版的诗集中，这本诗集的厚度是屈指可数的。而撇开作者的国籍与居住地之不同，囊括海内外 126 位汉语诗作者的作品于一册，这在国内更无先例。

* 本文是应邀为《一行诗人作品选》所作的评论。